

第十六章

王市长主持召开的开发区扩大会议盛况空前。会议除开发区全体人员参加外，扩大出席的还有随同王市长而来的云水市有关部门的领导、文阳县四大班子分管经济的领导和经济口的部门领导。开发区的会议室显然无法容纳这么多的与会者，会议不得不借用县政府的会议室。李义龙吕作秀以开发区副主任的身份坐在王市长两侧。

会议一开始，王市长清了清嗓子，首先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为支持开发区的发展，省计划委员会批准了开发区筹建饮料厂的报告，决定专项拨款两千万元。他的话刚落音，会场里响起了爆豆般的掌声。王市长似乎很惬意，停下讲话，让掌声足足持续了五分钟。接下来他又宣布了另一条重大决定：建厂预计总投入三千万，一千万的缺口需市县两级政府配套解决，市政府拿出五百万，文阳县筹集五百万。宣布完两项决定，王市长特意对市政府的五百万做了郑重的保证：“按期到位，绝不拖欠！”然后，王市长又对饮料厂建成后文阳县未来的财政收益掰着指头进行了预测：五年后文阳县的财政收入保守地说可以翻一番。不少人为之耳热心动，会场上再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王市长侧过头问李义龙：“怎么样？你的五百万不会

有啥问题吗？”李义龙有些为难地说：“尽力而为吧。”王市长不甚满意，拿起文件宣读第三条重要决定：开发区副主任吕作秀兼任饮料厂厂长，全面负责饮料厂的筹建工作。一片掌声过后，会议结束了，与会者在交头接耳中离开了会场。

王市长走下主席台和文阳县四大班子的领导逐一握手。李义龙执意留他与四大班子的领导同乐同贺吃顿便饭，王市长委婉地说他还有重大外事活动，下次吧。然后坐上车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吕作秀便急不可待地召开开发区全体会议，专门研究饮料厂的上马问题，首要任务是厂址的选定。李义龙因受到“五百万”的困扰，显得精神状态不佳，被谦让到条形桌顶端坐下后，仍有点萎靡不振。这样的会议王市长当然不必参加，只需在会议形成的决定上划圈即可。

会议开始后，吕作秀首先传达了王市长“凝聚精神，鼓舞人心，现代化气魄”的选址原则，接着又对这个原则进行了一番解释。接下来他问李义龙还有没有新的指示精神。李义龙深知这是程序性的仪式，便说王市长已高度概括，他百分之百的服从就是。吕作秀没有多谦让，提议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文阳县城周边所有交通便捷视野开阔的地方都有被作为候选厂址提了出来。似乎过于民主，会场上熙熙攘攘，意见很难产生倾向性。

吕作秀无奈中敲了敲桌子，回过头征求李义龙的意见：“李县长，你是文阳县的活地图，谈谈你的意见。”

李义龙仍未摆脱“五百万”配套资金的困扰，情绪拘谨得一时无话可答。面对各执一词的与会者，似乎有了无名的压力，甚至平空而来了一种危机感。他突然想起在渭河大坝上借用林则徐的诗联向鲁书记发下的誓言，顿时有了精神，鼓足勇气提出了改建文阳县食品厂的选址方案。他这个方案不外乎两层用意，其一可以缓解“五百万”的压力，其二可一揽子解决食品厂职工的下岗问题。

李义龙的方案一经提出就引起一片唏嘘声，有人头摇得像拨浪鼓，鼻腔里发出一连串的“哼哼”声。有人下嘴唇咧得能挂个酱油瓶子，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态。然后目光一齐投向吕作秀的脸上。吕作秀点上烟，重重地吸了一口，鼻孔里喷出两股浓烟。李义龙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几个人的目光在李义龙和吕作秀的脸上留恋往返了一阵后便作出了正确抉择。有人大胆地说李义龙的这个方案是穿新鞋走老路，小脚老太太上炕哩脱不了裹脚布；有人说这个方案是囿于传统模式，磨道里赶驴走不出老圈圈；有人受到鼓舞愈加放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追溯起思想根源，说这是思想不解放观念陈旧，是几千年封建保守的农民意识在作怪。李义龙的脸由红变白从白变青，忍气吞声猛抽起烟。他的尊严受到极大挑衅，一肚子无名火无从发泄，丢下烟头，说还有重要事务，起身离去了。

饮料厂厂址的选择颇费周折，在云水市各个阶层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并被好事者演义成不同版本的故事。

话说李义龙拍案而起拂袖而去，与会者面面相觑后情绪未受丝毫影响，随即进入新一轮的争论。吕作秀拍了拍桌子，抛出一个大胆创新的方案：邀请云水市出名的“半仙”人物“铁算盘”加盟，为饮料厂择一风水宝地。他的方案引起片刻寂静，有人斗胆直言挠头发难，说这样做是替唯心主义张目，有悖于党的信仰，是替封建余孽捧场。有人则针锋相对，认为这个方案创意新颖寓意深长，是古为今用的传统范例，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可以有效地统一社会各阶层的意志，尤其是广大老百姓的意志，客观上可以为未来产品起到广告作用。其不容置疑的论据是港澳台地区的大亨财贵皆拜倒在风水先生的脚下，连谐音都是崇拜的偶像。什么“八八八，发发发”皆成财团的无形资产。各种不同认识经吕作秀归纳整理后归为一统，认为此举较能全面贯彻王市长的指示精神，但需暗箱操作。

“铁算盘”是云水市名声大振的“半仙”人物。盛传算生则

生，算死则死。近年来慕名而来测算祸福凶吉富贵前程的人络绎不绝。据传，铁算盘原是秦岭山脚下一位放羊娃。小时候瓜呆愚痴，小学三年级的课本整整念了六年，神经兮兮，只知道放羊。有一次放羊时发现两条大蛇缠在一起交配，他担心蛇看见羊伤了羊，便脱下衣服盖在蛇身上。两条蛇是修炼成精的蛇精，偷偷出来偷情野合。为报答他的遮丑之恩，两条蛇施放灵气附在他身上。他开始丢掉放羊铲，专为人算命测祸福。老人去世请他勾穴看风水，婚嫁请他看生辰八字，修屋盖房破土架梁请他择吉日。他最为叫绝的手艺当属看相算命，桩桩灵验事事灵光，名气随着业绩越传越大，近年来被人们炒作得越来越火，常有一些大亨新贵坐着小车，趁天黑无人登门拜访。有人亲眼看见许多大领导用小车把铁算盘接进城指点迷津。有人甚至能有名有姓地说出铁算盘算出的几位局长县长。

铁算盘最叫绝最令他名声大振的业绩当数为云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点化平安的壮举。云水市工商局近年来连续倒塌了三位局长：一位死于癌症无可非议，一位因贪污腐败收受贿赂被判十三年徒刑，另一位副局长因“一把手”在风月场上争风吃醋，被情敌认错人误捅八刀，成了冤枉透顶的“替死鬼”。三位局长“霉运”继发，创下云水市政府部门大院风水恶化的不良记录。

第三位局长的死曲折离奇，曾引起一时轰动。当时工商局的正局长姓付，人们不敢怠慢，称他“付正局长”。屈死的那位副局长姓郑，为了不混淆视听，人们称他“郑副局长”。郑副局长工作严谨认真，待人亲和友善，深得机关干部和商户的拥戴，多次被评为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付正局长是一位省上领导的内侄，风流倜傥，喜欢个拈花惹草。上任不久，便和一位风流成性的做服装生意的女老板勾搭成奸。很快由偷偷摸摸发展到明目张胆。付正局长旁若无人，多次携带这位花朵般的美人出席宴会，大有“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架势。

“好事不出门，坏事千里行”，大凡风流韵事的传播都具有神奇的速度和敷射面广穿透力强的特性。两人的苟合之事很快传到了女老板的丈夫及亲朋好友耳朵里。女老板的丈夫是一家濒临破产企业的工人，收入上的差距使他在家庭的地位微不足道。对妻子的不轨行为多次好言相劝皆无济于事，几次盛怒之下动了拳头。谁知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皮肉之苦那能抵挡住消魂蚀魄的美妙诱惑。女老板决心上演爱情精品，视社会舆论如同粪土，公然与付正局长无遮无掩出双入对了。女老板丈夫的同事中不乏有人幸灾乐祸，给他送了个外号——绿帽子。

那年绿帽子母亲过生日，兄弟姐妹甥侄欢聚一堂，惟有绿帽子形影相吊。席间不免有人唉声叹气提及此事，言语中难免有不负责任的激将。绿帽子脸鼓得像个起了楞子的番瓜，喝了半瓶闷酒悄悄离席而去。他回到家里，找了一把宰羊的尖刀，揣在怀里，壮着酒劲来到工商局。上楼后问一位工作人员：“副局长的办公室在哪里？”那人随手指了指郑副局长的办公室。绿帽子来到郑副局长的办公室，郑副局长正低头看报，便满脸杀气地问：“你是副局长吗？”

郑副局长抬头看了看邈里邈远的绿帽子，不屑一顾地问：“有啥事？”

“要你娃的命来了！狗日的东西，你是个干部，胆敢勾引我媳妇！”

郑副局长一个寒噤，猛地放下报纸，腾地站起来身，指着绿帽子，结巴了一阵，说：“你……你是谁？放什么狗屁，谁勾引你媳妇？你媳妇是谁？”

“日得不爱日了还问是谁，我让你嘴硬！”绿帽子说着猛地从怀里掏出宰羊刀，一个箭步冲过去，低着头朝郑副局长的胸口上一顿猛捅……

郑副局长还未来得及反应，就像一根木头一样重重地倒在血泊中。绿帽子擦了擦溅在脸上的血迹，从容地在大腿面上擦

了擦刀子上的血，不慌不忙地点上烟，坐在沙发上等候公安来抓他。

郑副局长的死在云水市引起一片喧然，对他的死亡定性上，组织部门颇伤脑筋：因公殉职？见义勇为？一切荣誉称号似乎都有点牵强附会。最后不得不采取折中办法：不说死因，只对政治表现高度评价。但郑副局长死后办公桌里十多万存款单远远超出他的收入来源，亲属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悼词中不得不删掉“廉洁奉公”等的字眼。

付正局长被行政记大过，调到其他部门继续当一把手。绿帽子被判死刑。人们纷纷怀疑工商局办公大院风水有问题，弄得那么好的肥差无人问津。有人几次提议搬迁，却遭到老市长的唾骂。后来冒死上任的一位局长，趁天黑无人偷偷把铁算盘接到大院。铁算盘眯着眼睛在院子里看了一番，一脸无奈地摇摇头，一副神秘莫测的架势，就是不言语。急得那位局长如芒刺背，把铁算盘拉进办公室，塞给一沓票子。铁算盘这才悄悄告诉那位局长：院子里过去是罪犯砍头的地方，历代贪官污吏草菅人命，许多冤魂野鬼不能托生，凝聚在院子里滋事作怪，福浅命薄的人要被摄去灵魂当“替死鬼”。那位局长听罢冒出一身冷汗，再三恳求铁算盘降妖捉怪。铁算盘掐着指头一番神神道道地测算后告诉他，只要在大门口修座照壁，上面写上“真龙天子”的话，那些冤魂野鬼就再不敢兴妖作怪了，保证你平平安安升官发财过安稳日子。至今在工商局的大门口，人们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照壁，上面写着：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达官显贵的问津，铁算盘的身价与日俱增，财源广进，娶了一位漂亮的媳妇，盖起二层楼，深居简出，专意坐在家里等

候那些灵魂出窍的人前来送票子。他的吃喝拉撒睡，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邀请铁算盘出山为饮料厂选址的提案达成共识后，吕作秀做了详尽安排。他打算效法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历史典故来请出铁算盘。但第一次拜访铁算盘就令他很失望。铁算盘远没有诸葛亮那等高雅自重，当吕作秀说明来意后，铁算盘鸡啄米似地点起头，一连串的“是是是，理该效劳，甘愿效劳……”然后吭吭哧哧讲了一阵条件，最后亮出底牌，要把他的媳妇安排到饮料厂坐办公室。吕作秀虽很丧气，但还是豁达从容地答应了铁算盘的条件。铁算盘一改往日重大测算前沐浴闭斋、焚香祈神的规矩，跟随吕作秀到了金州市，吃了三天海鲜后洗了个桑拿浴，美美地唱了一宵“卡拉OK”，然后把自己关在宾馆大套间里算了一天一夜。据跟随在铁算盘身边的内线人士透露，铁算盘乐感极强，嗓音浑厚隽永，好好包装一番绝对是个“摇滚歌星”。听者不免有人感慨万端：“人才，人才干啥都是人才！”

厂址最终选定在国道与县城通往柳沟河公路交汇处的东南角，与开发区彩门遥相呼应，成犄角之势。厂址被围起来后，有人惊奇地发现，厂址南面柳沟河两侧的山脉暗透着美妙的玄机：西侧山脉敦实圆浑，坡势缓慢，阳光灿烂的时候，看起来很像一尊半俯半卧的大佛；东侧山势陡峭，怪石嶙峋，烟雨朦胧的日子里，看起来很像几条戏水的蛟龙，藏头露尾，忽隐忽现。这一重大发现，极大地鼓舞了云水市的老百姓，铁算盘的神奇，也就再次不脛而走。

吕作秀站在办公室的窗口前，遥望着秦岭山脉，有如画家在欣赏自己的大作。可能是因为看见了半卧半俯的大佛和戏水的蛟龙，他显得踌躇满志。一手插腰，一手燃着缕缕青烟，凝目注神，似乎随即就能咏诵出一首激扬文字的抒情诗。他太惬

意了，拥有权力和使用权力，使他在饮料厂的选址中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藐视强大的李义龙，他男子汉的尊严感得到极大的满足。他猛然觉得自己的腰杆直了许多，鼻腔里发出的声音浑厚了许多，神经衰弱引起的失眠症也不治自愈。

急促的电话铃打破吕作秀的悠思，他抓起话筒，“喂，小吕吗？”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出现在他耳际，是于国涛，约他今晚去金州，说有要事相商。他放下电话，回味起上次跟于国涛见面时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已经成熟起来了，似乎能够在权力的天平上寻找到平衡点……

吕作秀双脚迈进金州市一家海鲜大酒楼的豪华包厢时，于国涛已和一位大款模样的人等候在那里，看见他进来，两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吕作秀的尊严感顿时提升，脚下也轻飘了起来，却有意收敛脚步，一改往日见到于国涛弓背屈腰的老毛病，昂首挺胸地走了过去。

于国涛上前拉着吕作秀对大款模样的人说：“这位就是开发区的主任，饮料厂的厂长吕作秀。”

大款模样的人脚没有动，缓缓地伸出手悬在空中，脸上的肌肉勉强地挤了挤，轻描淡写地说：“久仰久仰！”

吕作秀心里很不悦，伸出的手也没有向前再伸，侧过身看了看于国涛，见他一脸热情，便勉强地走向前抓住那只悬空的手：“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说罢一屁股坐了下来。

于国涛似乎觉察出了什么，急忙对吕作秀说：“这位就是名震金州的丁卫东，金龙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吕作秀忽地紧张起来，丁卫东这个人他听说过，是一位在官场和商场之间能呼风唤雨的神秘人物，不少人通过他的关系平步青云。盛传在官场上他如同牛马市上的经纪人，在袖筒里掐着指头便能为官位职别标价定码，买卖双方甚至可不必当面相会便可拍板成交。吕作秀立即换了一副模样，再度谦卑地站起身来，双手紧紧地握住丁卫东的手，恭维地说：“久闻大

名!”

“过奖过奖，请坐!”丁卫东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椅子，示意吕作秀坐下。又转过身对于国涛说，“于处长真是慧眼识英才，吕厂长一看就是个能干人。佩服!”

于国涛哈哈大笑起来：“丁经理善观麻衣相!不过，我有点迂腐，如今流行君子爱财，唯我却是君子爱才，不识时务哟，丁经理不要见笑我愚昧哟”

吕作秀激动得灵魂上了九天，好容易才定下神来，便细细地观察了一番丁卫东：直鼻方腮八字眉，眼皮浮肿脸色发黄，两个脸蛋上的肌肉臃肿下垂，整个头如同一颗倒置的南瓜，脖子下簇拥出一堆赘肉。中等身材，整个脖子以下状如蜘蛛肚子，一条考究的皮带忽悠悠地悬挂在大腿与肚子的结合部，不免有点令人提心吊胆。尽管丁卫东着意打扮，但整个体态给人的感觉是有点像糠了心的白萝卜。他有点释然，甚至怀疑起麻衣相术……

丁卫东手向空中一挥，大拇指从中指滑向二拇指，空中闪过清脆悦耳的响声。一位身穿旗袍的小姐循声而入，双手递过菜单。丁卫东摆了摆手，头没抬地说：“龙虾，鱼翅燕窝汤，清炖甲鱼，大闸蟹。”

小姐会心地笑了笑，转过身出了门。

“我在这里吃饭永远是响应党的号召，四菜一汤，请吕厂长不要见笑。”丁卫东说着又是一个清脆悦耳的弹指声，另一位穿旗袍的小姐端出两瓶茅台酒。他指了指杯子，小姐便心领神会，打开酒瓶倒了起来。

这一连串的潇洒动作令人目不暇接。吕作秀建立不久的自豪感和荣耀感受到强烈冲击。他再次抬头看了看丁卫东，仰慕之情顿然而生，再看他的相貌，觉得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地方。

四个菜被服务小姐陆续端上桌。吕作秀还是第一次见识这

等高档菜肴，不免有点心虚气短。丁卫东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一下子被这几个菜衬托得光辉灿烂。吕作秀忘却了宾主身份，站起身端起酒杯：“我先敬二位一杯，感谢对我吕某人的厚爱！”

丁卫东摇着手说：“不敢不敢，吕厂长人才难得，我丁某人可是久仰久仰。今天难得见面，请吕厂长不要喧宾夺主哟！”说着举起了杯子。

一阵玻璃杯撞击声过后，丁卫东拿起筷子，顺时针方向绕桌子上的菜画了个圆，然后用筷子点着碟沿，说：“吃吃吃，快吃！”

于国涛吃了一阵放下筷子，深深地吸纳了一口气，说：“作秀啊，今天请你来有件事要给你通个气。省上领导对开发区筹建饮料厂的事很重视，多次叮嘱一定要保证质量按期完成。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在承建单位。金龙开发公司你是知道的，在金州市创建了许多优质工程，领导有意让金龙公司承建，当然，丁总经理也有意奉献爱心，主动请缨，今天找你来通报通报！”

丁卫东抿了一口酒，用手指点着桌子说：“我是盛情难却哟，领导让我出山，我能无动于衷嘛。饮料厂是开发区的拳头项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至于保质保量按期完工嘛，请吕厂长放心，绝无问题。”

吕作秀边吃边听，表面上虽漫不经心，但对每句话皆细嚼慢咽。心里陡然产生一种憎恶，尤其是于国涛轻巧地说“通报通报”时，他仿佛受到极大蔑视，心里隐隐作痛，几乎燃起一堆怒火，但却被一勺鱼翅羹压了下去。心想，如今建筑这行当的“游戏规则”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看来于国涛要把他当做只知道追求当官的“大头”，想隔门打发了。他旋即想起最近一段日子嘴嚼于国涛教诲悟出的真谛——人不能不聪明但不能太聪明，人不能不糊涂但不能太糊涂。遂放下手里的筷子，挺直身

子说：“这事嘛，你们看着办，既然领导有指示，我想还不如这样……”说着自斟自饮一杯，说“干脆让领导出面行个文，免得有人背地里说闲话。现在人都说建设工程是‘致富工程’！不管怎样廉洁，总会有人说闲话。我刚到开发区工作不久，实在不想让人指指划划。”说到这里，他有意避开于国涛的目光，回过身对丁卫东说，“我那里你放心，保证好好配合你！”

丁卫东和于国涛面面相觑，无奈地放下筷子。丁卫东盯着于国涛的脸，露出轻蔑的微笑。于国涛仰头喝了杯酒，咚地放下杯子，顿时黑风罩脸，但却说不出话来，只是冷冷地盯着吕作秀。

吕作秀装出一副不察时局的样子，从容不迫地拣起一只螃蟹，说：“这东西骨头长在皮肉外，看起来很凶猛，挺好吃的，就是不知道五脏六肺掏了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真值得佩服。”

于国涛当然知道吕作秀是愚中露智，便冷冷地说：“这东西没有五脏六肺，放心吃罢！”

吕作秀埋头吃起了螃蟹，吃得很卖力。吃完一只后，拿起餐巾纸擦了擦手，端起酒杯说：“我敬于叔一杯，感谢你对我的栽培和信任。”说着自个喝了杯中酒。

丁卫东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起来，随后站起身对于国涛说：“吕厂长大智若愚是个明白人，佩服佩服，我就喜欢跟明白人打交道，跟明白人打交道有安全感嘛！于处长，你最近过于辛劳，早点回家休息，我跟吕厂长好好聊聊，不打不相识嘛！”

于国涛苦笑了一声，悻悻地站起身，夹上皮包，回头看了一眼吕作秀，头不回地离开了。

包厢里只剩下丁卫东和吕作秀，气氛也缓和了许多。丁卫东呷了一口酒，说：“我丁某人闯荡江湖多年，办什么事都是落地有声，不然，江湖上也容不得我。吕厂长可能有点误解……”

这话听得吕作秀心里很顺畅，但他仍装出一副愚相，难为情地说：“丁经理的为人办事我早有耳闻，不然我们今天也坐不在一个桌上。只不过我一个小小的厂长，爱莫能助啦！这事嘛，还需王市长表态，我的态度只能起一部分作用。”

“王市长那里你不用多操心，有人自会打招呼，料他也不会这样不识时务！”丁卫东说这话时脸色阴郁口气僵硬。“当然，干这事主要在操作过程，关键在你这里，县官不如现管嘛。有道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这一点上嘛请你相信我的人格！”

吕作秀没吱声，心里却明白了七八分。想继续打探丁卫东的底牌，就来了个以静制动，佯装不悟，玩起深沉，随手抓起一只螃蟹肢解起来。

丁卫东有点无奈，用手指敲了敲桌子，伸出食指和中指，作一个V字状问他：“这个……你看怎么样？”

吕作秀抬头一看，却是有点茫然，这个手势他并不陌生。那还是他在中学教书时，顽皮的学生相互见面时做出这样的手势，寓意是戏谑对方为“二尿货”。到后来外国文化逐渐出现在屏幕上，深眼窝大鼻子的外国人伸出这样的手势，是胜利者的表示，因这个手势很像英语victory的第一个字母。丁卫东今天做出这样的手势，他虽然心里明白，但却仍有点吃不准，也就不敢贸然应诺，仍旧低头不语，一门心思地肢解螃蟹。

丁卫东咧嘴眯眯笑：“猜猜看！”

吕作秀抬头看了看丁卫东久举不落的手，随即笑了，笑得很不自然，却脱口而出：“两万。”

“再加个零。”丁卫东收起指头，“想不到你把我丁某人看成小打小闹的小炉匠了！”

吕作秀肢解螃蟹的手凭空停了下来，呆呆地看着丁卫东，眼睛慢慢地亮了起来。

丁卫东咧起嘴笑了起来。两人几乎同时端起杯子，“当”的一声，同时一饮而尽，又同时会心地笑了起来。

正月十六是文阳人要社火的日子。饮料厂的奠基仪式就选定在这一天。这天上午，虽然寒意浓浓，但却丝毫没有影响阳光的明媚。几支社火队早早云集在现场外，舞起龙耍起狮子。这次奠基仪式是饮料厂的承建者丁卫东和饮料厂的厂长吕作秀共同策划的，金州市前来为丁卫东助兴恭贺的人蜂拥而至，马路两边停满了光亮的小轿车，有不少老百姓逮住机会，站在小轿车旁摆出架势照相留念。

十点五十八分，参加奠基仪式的来宾缓步走向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从丁卫东和吕作秀满面春风的神情来看，这些来宾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丁卫东缓步走向麦克风，高声宣布道：“奠基仪式现在开始。”顿时，主席台四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火铳声震得大地微微发抖。几只巨龙和几头狮子从不同的方向哗啦啦冲入会场。一时间，硝烟和扬起的尘土笼罩了半天，喧闹声淹没了主席台上讲话的声音，广场四角悬挂的草帽口大的高音喇叭，此时也显得声若蜂鸣。文阳县的老百姓好久没有见过这样壮观的场面了，场内场外挤了个水泄不通。

在烟雾罩中，来宾在礼仪小姐的引导下走向基石。基石已放在事先挖好的土坑里，顶端挂着一条绶有花朵的红绸，很像秦腔戏里包相爷帽翅上搭挂的皇后娘娘赏赐的遮盖黑脸的三尺红绫。几把新铁锹上绶着红绸插在坑旁的浮土上。几位大腹便便的贵宾拿起铁锹，煞有介事地填土埋石，动作轻柔得如同搅和一盆老鳖乌鸡汤……

奠基仪式完毕后，贵宾们随即离开场子，马路两边的小轿车，如同点燃的鞭炮，在烟雾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文阳县没有一家餐馆够贵宾吃顿便饭的档次，丁卫东只好在云水宾馆安排这顿便饭。贵宾虽扬尘而去，但场里场外看热闹的人热情不减，龙舞狮跳，扬起的尘雾依旧笼罩着半个天空……

吕作秀来到云水宾馆四号包厢时，包厢内空无一人。他是

应王市长“随便聊聊”的邀请特意赶来的。对在四号包厢吃饭的寓意他被任何人都理解得都透彻，所以提前半小时到场。官场上赴宴如同开会一样，最后到达的一定是最主要的领导，这一铁的法则被人们心照不宣地认同并自觉遵守。吕作秀点上烟沉稳地坐在沙发上，开始琢磨起王市长请他吃饭的用意……

在这次饮料厂承建单位的确定上，他隐约感到王市长有点勉为其难，当他第一次提出由金龙公司承建时，王市长没有正面回答，低下头看起文件，但心思似乎又不在文件上。在窘迫状态中抽完两根烟后，王市长才慢慢抬起头说了一句：“你看着办吧！”他又问王市长要不要上开发区会议研究研究？王市长眼皮没抬地说：“上了又能怎么样？我不想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想到这里，他断然肯定：王市长请他吃饭，绝不是为“随便聊聊”的目的。回想起近期来饭桌上接连不断的应酬，吕作秀猛然间认识上有了质的飞跃，甚至有点大彻大悟。此时此刻，他对官场上的吃喝，有了更绝妙的认识，断然修改了过去建立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一贯信条，豁然开朗地认识到：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走廊里响起熟悉的脚步声，推门而入的正是王市长，身后跟着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吕作秀静眼一看：茹丽华！顿时眼睛花麻了起来，身上如同通了电，麻酥酥得乱了方寸。回想起上次柳沟河之行遭遇的尴尬，羞愧得低下了头。

茹丽华是吕作秀一直暗恋的女人，上次奉王市长之命陪她去柳沟河，在摇晃颠簸的伏尔加上，他只轻轻瞥了几眼茹丽华就想入非非魂不守舍，尤其是她那双眼睛，一个回眸就彻底瓦解了他的精神防线。她轻启樱唇，洁白如玉的牙齿上跳跃着撩人心扉的别样情愫。吕作秀虽说在柳沟河被赵天佑抹了一脸灰，泯灭了许多天真可爱的想法，但却在败走麦城的途中和这样一个大美人摩肩接踵了几天，也算是一种补偿。他曾多次利用失眠之夜在茹丽华身上创作过许多精彩的故事，一切似乎都是可

望而不可及，但却激发起他对权力和金钱的狂热追求。

茹丽华笑吟吟地伸出手：“吕主任，大厂长，别来无恙，高升了也不打个招呼，好为你祝贺祝贺嘛！”

吕作秀慌乱地抓住她的手：“哪里哪里，还不是王市长栽培……”

菜是王市长事先安排好的，三人刚一坐稳就摆了上来，白灼虾和大闸蟹红扑扑的颜色很诱人。

茹丽华抢过服务小姐手里的人头马酒瓶，伶俐乖巧地说：“我来倒，喝洋酒有讲究，每次斟这么点……”说着就把高脚杯横放在桌子上，酒倒到刚要流出时扶起杯子，嗲声嗲气地说，“这是国际标准，一盎司，然后加冰加水，最好加苏打水，可惜咱们这里太落后，没有苏打水，只有加矿泉水了。”

王市长表情冷峻地对服务小姐说：“快！加冰加水。”

吕作秀心里倏然酸楚起来，自己一个堂堂县级干部居然初次见识这样的学问，便强打精神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掩饰：“我喝不惯洋酒，我喝矿泉水吧。”

茹丽华莞尔一笑：“看不出吕厂长还是一个爱国主人翁。不过，如今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多大区别。你应该更新观念，做一个新时代的‘诺尔曼’！”

吕作秀大惑不解：“诺尔曼是谁？”

茹丽华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很甜：“诺尔曼就是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代表！”

吕作秀的脸有点烧，烫烫地烧。

服务小姐送上冰块和矿泉水，王市长挥着手说：“这里没有你的事了，出去吧。”

茹丽华端起酒杯，柔声娇语道：“两位为开发区的建设，呕心沥血，我这个生意人只能袖手旁观，真有点于心不忍！谁让我们是朋友呢！我先敬两位一杯！”

玻璃杯发出了清脆的撞击声。

王市长一饮而尽后放下杯子，感慨地说：“开发区的事业，需要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支持，你茹经理当然不能例外喽，来！我敬你一杯！”说着又回过头对吕作秀说：“茹经理精神可嘉，主动请缨，愿为开发区做贡献，实在令人钦佩！”

吕作秀虽不深解其意，但却明白王市长话后还会有话，看来今天这顿饭说不了是一场“鸿门宴”！遂在心里准备了一通祝酒辞，端起酒杯，说：“感谢茹经理，请你放心，开发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打扰你。”说着又回过头对王市长说，“王市长，我虽不才，工作上决不给你添麻烦！请你相信我，我凭自己的能力，能够出色完成任务！你放心吧！我敬你一杯！”

王市长从吕作秀的话里嗅出些味道，用手抚弄着手里的酒杯，看着吕作秀的脸，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开发区购置饮料生产设备的事我已委托茹经理多方联系，目前已有着落。茹经理联系的可是进口设备，世界一流水平！”

吕作秀心里咯噔一下，手上的杯子停在空中，头脑里旋即整理思绪，然后又慢慢收回杯子坐了下来，一昂头，自干了手上的那杯酒。

王市长不动神色地喝了手上的酒，说：“这件事上嘛，咱们必须抱定为人们高度负责的态度，设备必须在五到十年之内保持世界先进水平，否则，后人就要骂咱俩鼠目寸光了。这件事嘛，我看就这么定，具体事宜你跟茹经理具体协商！”说罢放下杯子，却没再正眼看吕作秀。

吕作秀第一次见到王市长行事这般果断，遂陷入沉思……不可不聪明，不可太聪明；不可不糊涂，不可太糊涂！联想到王市长在基建单位选择上的失意和近期来对他冷漠的态度，他迅速在权力天平上找到了最佳支点……看来这件事“不可不办，但不可速办！”最上策便是“游船慢橹捉醉鱼！”于是急忙端起酒杯说：“我坚决按你的指示办，我敬你一杯！”

王市长脸上如一丝春风掠过，端起酒杯站起身说：“明白

就好嘛！来，共同的事业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咱们互敬一杯吧！”说着顺手拍了拍吕作秀的肩头。

茹丽华斟满三杯酒，说：“能为开发区做贡献是我的荣幸，我一定不让两位失望，来，干杯！”说着就扬头喝干了杯中酒。

吕作秀因有心事，只喝了半杯。刚想放下杯子，茹丽华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说：“不行不行，男子汉大丈夫酒风就是作风，喝干！”

吕作秀不得不再次举杯。

几杯落肚后，茹丽华脸上泛起红晕，显得分外妖媚动人。很显然，喝洋酒的“国际主义精神”起到催情壮胆的作用，言语也放荡起来。两位男人似乎受到某种刺激，毫不掩饰地喝了起来。

吕作秀准备往酒杯里加水，茹丽华抓住他的手腕说：“男子汉喝就喝纯的，掺什么水。”说着为他斟满酒，又为王市长和自己斟满酒，打趣道，“喝酒就要喝洋酒，能喝出精神来！”说着看了一眼王市长，娇嗔道，“姐夫，姐姐不在，你可要注意，这洋酒可是好喝难消化，得两口子一起消化……”

“姐夫！”吕作秀惊得目瞪口呆，心里却忽地坦然起来：噢！原来如此……

王市长的脸唰地红了，瞪了茹丽华一眼，又笑了笑，说：“你别喝了，已经醉了……瞎说些什么……”

茹丽华毫无反应地说：“人生难得几回醉嘛！吕厂长又不是外人，怕什么嘛……”

吕作秀急忙举杯说：“对对对，今天咱们不必见外，好好喝几杯，我好长时间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茹丽华一下子来了情绪，举起杯对吕作秀说：“吕厂长今日就试一回，喝洋酒嘛——最满意的恐怕还是嫂夫人。哪像国产酒，喝得人神魂颠倒，胡说八道烂醉如泥倒头便睡，净是放屁磨牙说胡话，正经事干不成。请，干杯！”